

板桥风霜霜

王汉林



板桥镇位于思南南部，古时地域复杂，为多县插花地。其历史悠久，是思南历史文化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板桥的建立

板桥之兴，私以为当从板桥的建立开始。按《补修迴龙桥碑记》载“板桥地方系思、石、镇邑官员之要路，诚千百万人往来之津梁”，可知板桥在当地是交通要道，在石阡河未通航时，这里就是茶盐古道，来往商人、官员至此歇脚，久而形成板桥集市。《贵州图经》收录有篇石阡知府余志作的《重修板桥记》，文中载“石阡府苗民司北上下四千余武，地有小溪焉。源出萧溪龙泉，滔滔汨汨，穿石逾涧，逶迤而下，出溪口，汇石阡江而入宁夷，与江汇合。山夹水疾，往来经涉者衔尾接踵，肩袂日相属。一或淫雨经旬，山水泛涨，汹涌拍岸，淫雨为患，过道者每所苦之。这才有了“正统丙辰岁(1436年)，土民余子华竭力仗义，两崖叠石为砥柱，架木为梁，平布以板，上建瓦屋数椽，其利甚博，经行者无病涉之患，因名板桥”。文中讲清了板桥的修建人和时间，是目前可考思南境内最早，而且还在使用的桥梁。板桥的形式类似今天铜仁山区古建筑“花桥”，下设梁木，上建瓦屋，避雨过道作用兼之。

设立巡检司

桥修好，过道行人也便利了。但这里是三府共辖，“府、县离华”之处，为交通津梁，极易让匪盗从恶之人行凶，故余知府讲“旁立巡检司，亦因以名焉”，此处的巡检司便是板桥巡检司，初以为巡检司当在板桥修建后不久设立，然经查询今人对《明太宗实录》的记载，查到有“永乐十六年(1418年)五月丙辰……置贵州石阡府板桥山巡检司”的记录，乃知巡检司设于板桥修建之前，初名“板桥山巡检司”，板桥修建好之后，更名“板桥巡检司”，刚查到这一条时，疑“板桥山”的“山”字或误，又查到国图藏书，确实写作“板桥山”(按：或为衍字之误，待考)，而石阡、思南附近设巡检司者

有数处，但设置时间不一，可证《明太宗实录》所言“板桥山巡检司”即后来的“板桥巡检司”(按：从此处可知余知府讲的“正统丙辰”始建桥其实也不实，或为到他修建的时候，仅知从此时有桥之故。疑“正统丙辰”之前，此处已有简易的木桥，后修者是袭其旧名)。因桥地理位置特殊，就不方便设为土官世袭，自首任巡检开始(名讳不可考)，一直是流官。嘉靖《贵州通志》记载板桥巡检司有巡检一员，吏一名，弓兵一十三名，可见还是有一点规模。巡检司的主要职责是巡视地方、盘查过往行人、缉捕盗贼、维护地方治安等，相当于一个治安部门，官虽为九品，却是由皇帝任命。通常在城市关隘要害处设立，由地方政府管理，板桥位置正符合这条件。

板桥巡检司迁移

嘉靖《思南府志》(下作府志)载“板桥巡检司本朝隶石阡府辖，在府西三十里，今镇远卫之板桥屯即其地也”，说明巡检司是属于石阡府直辖的，但“弘治间，四川酉阳宣抚司争沿河司地，地为所侵。当道议设藩篱以限，乃迁板桥司治于思渠。今隶府，仍名板桥巡检司，印信亦仍旧”。据酉阳史料记录弘治时因酉阳土司冉玄强占思南府的龚滩，并接二连三想占有更多便宜，才有了迁板桥巡检司于思南府思渠。其迁徙时间文载为“弘治间”，具体时间在本省不见文献，但从《府志》中找到其司署在思南的记载，“按：司署建在弘治十四年(1501年)，属治创设之最后者也，正德十三年(1518年)，巡检明仲富修葺，嘉靖十二年(1533年)，巡检李采重建焉”，由这段文字可知其迁徙当在到弘治十四年或之前，《大清一统志》作“明宏治十四年，酉阳蛮侵沿河司地，乃自石阡府迁板桥巡检司于思渠”，其依据可能即按《府志》所载推理。经查询《明武宗实录》，书中又载“弘治十八年(1505年)六月辛未，迁石阡府板桥巡检司于石笋崖，改隶思南府，以便防守砂场故也”，时间与前书不符。如依《府志》所载“按”语，巡检司至少在弘治十四年已属于思南，而《明武宗实录》却记为“弘治十八年”，疑是田秋在删增《府志》时，录入文字存误。且从《明武宗实录》可知，其迁徙原因是“便防守砂场”，砂场就是当地的朱砂矿产地。

板桥巡检司巡检

巡检司巡检在《府志》中收录的只有明仲富、严金玉、吴悦、王奎、李采、刘霄、苏仁七人。不少研究者据此认为明仲富是首任，经我查证认为这是错误的。按现有文献记载正德十三年明仲富还在任，嘉靖十二年已更为刘采，中间隔十五年，已换了五位，平均三年一任，而依《府志》弘治十四年建立司署到正德十三年中间隔十七年，可证明仲富并非首任。或因其官职小，少有记载，到了《府志》成书时，只查到明仲富最早，才有了这样排序。另从《重修板桥记》可知，成化庚子年板桥重修时巡检司还有“巡检张友纲总督其事”，而此人不见方志收录，可为旁证。

明代板桥

石阡知府余志在《重修板桥记》中讲“岁戊辰，寇燹毁炉，行者又复病涉”，这里的戊辰即正德十三年

(1448年)。从《黔记》得知次年即正德十四年，文中载“春二月，邛水苗陷思州府。烂土凯口苗攻都匀城，官军却之。草塘苗龙惟保陷石阡府，知府胡信死之。……苗陷思南府……冬十月，总督兵部侍郎侯璉、副总兵都督方瑛讨贵州苗，平之”，邛水苗乱未起而地方已乱，导致桥的第一次毁坏，次年苗乱又波及思南、石阡，也说明此地不平常。过了十一年，到了天顺三年(1459年)，石阡知府吴俊“乃命龙泉坪土官百户冉忠率四司土兵重建一新，覆以茅茨”，此次是官方修建，可见官方对此处的关注，同时反映板桥的重要性。“既久，风雨震凌，颓靡朽坏，人不堪度”，过了一段时间，桥梁复朽，人们又组织第三次修理，“成化己亥岁(1479年)，闽斋余志来守斯土，念桥梁乃王政之一端，司土者之责也，明年庚子(1480年)，设法措置。命本司吏目章宽、巡检张友纲总督其事，冠带人汪圭，耆宿何暹、石忠分任厥劳，鸠工庀材，大兴工作”，此次为二十一年后重建，规模远胜于前，还有官员“总督其事”，地方名流“分任厥劳”，其中汪圭是苗民长官司正长官汪璧的长兄，由见地方政府重视。从文中“木采于山而不劳乎民，费出于官而不取于民。陶瓦代茅，恢廓体制”而知，此次完全仍是地方政府之举，“计屋五楹，纵尺五十有奇，横尺一十有五，高倍于横，可谓壮矣。肇始于季冬廿六日，告成于辛丑之春，焕然一新，不陋不



修”，板梁达到这种规格，大别于前。地方为何大费周章建桥呢?《石阡开河议》载“本府每年议征花盐、牛猪、米布各行税银一百零四两，并各场税银共一百六十一两九钱，专给路滩及石阡司领办上司中火、公差廩银、本府劝农、应朝考贡盘缠、作兴标匾、官员奖励、溜沙铺兵工食、孤老冬衣等项公费支用，按季填人，循环开报两院司道查考”。原来板桥税银与石阡府财政息息相关，是石阡财政主要来源之一，可想而知板桥当时的富余，这当是板桥多次重修之故。

清代板桥

板桥易木为石是在清代，《补修迴龙桥碑记》载“自康熙年间建有石桥”可证。传闻桥下一柄有“斩龙剑”，因洪水雨季过境，乡人疑有蛟龙过水，害怕蛟龙毁坏桥梁，故将板桥更名迴龙桥，但人们仍称其旧名。民国《石阡县志》记载“板桥铺，在城北三十里，铺兵二人，乾隆二年新设”，乃知在当时板桥虽生意远不如前，依旧设铺于此，可见仍为交通要道存在。“道光己酉(1849年)复被泽水冲坍”，两年后“及壬子春，经长辈努力新修，越二寒暑方能告竣”，桥毁后人们又迅速将桥恢复。“殊料于同治年间，遭白巾贼蹂躏，又将此桥折坏”，咸同间白号军起义，其老巢就在不远的文家店，板桥与其相近，想来此地遭涂炭也在意料中。

如《汪王氏孀墓志》记载“孰知自辛酉岁红巾倡乱，四境纷更，孀人今日此，明日彼，难以栖身者也”，传说汪家当时躲在高家田营盘八年之久，回乡时当年还是树苗的泡桐树已有大碗般粗。故《补修迴龙桥碑记》“迄今二十余年，未克补修”，大家都奔散他乡，哪里肯有精力来顾及这座桥呢!所幸战乱平定后，光绪八年，当地秀才陈锡周与板桥众善又重新修理，乃复旧观。完全可以讲板桥的修建，每次都与当地经济、历史背景有很大关系。

板桥兴盛

汪老先生是板桥镇历史第一人。尤其是“军民界”刻石的发现，使这块地方的历史渐渐清晰起来，加上汉代铜釜，唐代金手镯的出土，其历史更让人添几分想象。板桥镇的历史是早于周边乡镇的，过去思南塘头虽有“小香港”的称谓，但其设立集市却远远晚于板桥。《石阡开河议》中讲，“本府板桥场，离府城三十里。先年本场人烟成聚，百十家”，可知板桥在明早中期形成集市，已有百十家，又从《思南府续志》查得，道光年间邵家桥集市也才八十余户，大坝场刚好百余户、洋溪七十余户，只塘头铺民有三百余户，在明朝时这些地方是远不如板桥的。鼎盛时板桥据汪江老先生考证有二十多所寺庙，还有他处少见的城隍庙，如此多的寺庙，非有一定经济财力、市场兴盛是很难落成的，可见当年兴盛传闻非虚。另据老辈人讲，旧时的街道从今天老街直至双碑，靠近后屯，老街至行司庙这段名叫中场坝，再过去称为蔡家街，双街一带称为栏杆铺。当时想买什么，街上就有什么，非常热闹。

板桥没落

谈到其兴盛，又不得不讲板桥的没落，今天依旧能从郭知府的文中找到答案。“照得镇远、铜仁、思南三府河道，舟楫商贾往来，每年各府取税，解充公帑，是皆水利所致”，前人早就总结板桥兴盛的原因了，正是“水利所致”。而板桥明显不占此优势，才有了“万历六、七、八年，因思南府属邵家桥、塘头二处各开场分，比之板桥，得省十五里扛运之费，由此就彼贸易，皆不起板桥赴集，而税亦归于思南，由是板桥生意萧索，一切税银，旧额拖欠，新额无征”，其首次没落是因邵家桥、塘头的设立集市，板桥繁荣不复如故。第二次没落则是康熙间吴三桂残兵过境对当地的影响，《韩氏族谱》载“王氏于康熙乙卯忽遭大难，维属跳梁小丑，实系地方天仇，势难两立，加之奈何；携子自正次远，选居瓮安，以避其难”，《板桥汪氏族谱》又载“……自树被吴王兵擄去，独有李氏祖婆守寡，居高家田”。吴兵过境造成地方人民流离不计其数，待战争平定后回籍者渺渺无几，而亡于刀兵之下更不知有多少，今天的火焰坝据说原有五百多人，只有韩氏逃到瓮安这一支才幸存下来，可想而知其生存之艰难。康熙十七年，湖广总督蔡毓荣受命绥远将军，统兵平定吴三桂叛乱后，以亲身经历撰写《平南方略》文中载“我军会次沅州，广树先声，遍为招抚，将略思南，缴铜仁，取石阡，出印江，攻塘头，出思州，夺老鸦沟，以乘人黔，而贼力守镇远”，由石阡下塘头，当年必经板桥，而吴兵在塘头有重兵，传闻曾改建都于此，对板桥的波及自然是难免的。另便是咸同兵乱，这里的大坝古寨，传闻2000多人的寨子，被屠杀殆尽，血水将小溪河都染红了。其他寨子或逃或迁，板桥镇居民大幅减少，板桥至此没落。

经过百余年沧桑，今天的板桥虽不及以前，也有着属于自己的期望。其每年依旧为全县乃至全国输送大量人才，返乡者又奋力建设家乡，以故当地居民日赴小康。相信不久的将来，借以悠久的历史及地域特点，板桥仍会屹立于附近乡镇之首。

注：《重修板桥记》一文原无题目，题目按文意加。另嘉靖《贵州通志》载“板桥在苗民司南四十里，正德元年建，天顺三年、成化十四年俱重建，本府知府余志《记》”。

又是一年秋意浓，满城尽是桂花香。想起白居易“山寺月中寻桂子”，我也特地寻一个好时间一个好地方赏桂去。

杭州赏桂花，当去满觉陇：位于西湖名胜风景区之西南，南高峰与白鹤峰夹峙之间，是由四眼井、下满觉陇和上满觉陇三个组组成的村子。它虽处西湖“闹市”，却独有山中静寂。山间因势造就了众多风格各异的民居、民宿、酒店、餐馆、茶屋和咖啡馆等，是闲聚、闲聊、闲饮、闲居的好去处。秋天到了，树叶黄了，桂花开了，这里更是赏秋赏桂的绝佳处。早在南宋时期，满觉陇已经大片种植桂花，有些规模，单下满觉陇就有7000多株百年古桂。《咸淳临安志》记载：“桂，满觉陇独盛。”

87路公交赏桂专线穿越满觉陇路，给香气四溢的繁花世界带给人间真爱，花与人便有了美好交接。尤其令人欣慰的是，哪怕工作日赏花大军主体依然是年轻人。在满觉陇路石屋洞下车。洞前庭院遍栽桂花树，满庭香气。庭中桂花树冠高

大江南北(23) 满觉陇路赏桂花



唐红云

大，花枝交叠。在天空的衬托下，金黄色的小花朵晶莹剔透，胜似寒宫玉镜。有风无风，成熟的花朵纷纷飘落形成桂花雨，然后满地金粟，好仙啊!无怪乎，桂花会有那么多的爱称，有九里香、仙友、仙树、广寒仙、桂子、月桂、花中月老、西香、天香、金粟、岩桂、木樨等，更是得到那么多偏爱和盛赞。宋·李清照《鹧鸪天·桂花》赞：“暗淡轻黄体性柔，情疏迹远只香留。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梅定妒，菊应羞，画阑开处冠中秋。骚人可煞无情思，何事当年不见收。”宋·谢懋《霜天晓角·桂花》又赞：“绿云剪叶，低护黄金屑。占断花中声誉，香与韵、两清

洁。胜绝，君听说。是他来处别。试看仙衣犹带，金庭露、玉阶月。”花香自，人自爱，且为天上人醉解。

桂花深处是石屋洞。石屋洞，是天然溶洞，因洞形宽敞如屋而得名，主洞高约5.6米，深约7.8米，宽约10米。进到洞中才发现，它可不是普通的石洞，它曾是佛洞，南朝时期称为石屋禅院，清代称为石屋寺。石屋洞历史可追溯到五代吴越国时期，吴越国王钱弘佐在洞内开凿了五百多尊罗汉像，造像小巧精致，排列有序。朱熹、苏轼等曾前来，苏轼并留下题名石刻。洞中有洞，洞道曲折，洞顶有摘云亭和吟香亭，可以一览。

顺着满觉陇路上行，树荫下，各式各样桂花商品引人注目，有桂花干、桂花糕、桂花糖、桂花龙井茶、桂花酒、桂花护肤品、桂花香包等等，你不可以不买，因为你根本抵挡不了它的诱惑力!桂花，不仅可以观赏闻香，还可以食用，可茶饮、可作甜品、可入菜，并有一定的保健作用，起温肺

化痰，理气暖胃，散寒止痛等功效。满觉陇村总面积2290.5亩，茶园面积有900亩，是西湖龙井茶的生产地，村民创造性地将桂花与龙井茶结合起来独创桂花龙井茶，为茶品增添了又一珍贵的新成员。

满觉陇的桂花多为金桂，少有银桂和丹桂。论香气，银桂不如金桂和丹桂；论气质，各有千秋，银桂冰心玉洁，金桂金汤凝露，丹桂灿如丹霞。白鹤峰山腰有一株丹桂，正对着汤屋，两相映衬，十分出彩。说起汤屋，本为违建屋，但形似《干与千寻》中场景“汤屋”，吸引了大量摄影爱好者，现收归国有，隐于茶园之中，成为网红打卡点。

出来赏桂，都不急的。在桂花树下看啊，闻啊，拍个不停，然后找个桂花庭院或者桂花茶园坐下品茶、喝咖啡、吃点心，然后再信马由缰漫游于茶园抑或登上白鹤峰山顶遥看西湖和钱塘美景，这一天便盛满温暖的香气和美意，为明天攒下满满的能量，出发……

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蓼泉镇，枇杷村。叫上家里男人帮忙推磨，女人一手挽磨盘，一手执长勺，时不时往磨孔中喂黄豆。

两人的配合，如同他们的相貌，看着就有夫妻相。如果男人不想休息，推着石磨可以一直旋转下去，而女人会准确地推在推拉之间的间隙，时不时轻松灵活地喂一嘴，再喂一嘴。

隔夜泡的，盆里面的黄豆们一个个吸饱了水，像发福的脸庞，满满的具象化的幸福感，收获感。磨声唧唧，研磨出来的黄豆们化身为沙状、泡沫状，在磨槽中越垒越高，越聚越多。像一根围巾，越织越长，然后环绕了石磨。

稚子开蒙，从愚到智，需要知识的点化，豆浆变豆腐，也需要点化。烧柴火，豆浆保持温热翻滚状态，女人用自家酿的酸汤，耐心地，适量地，一次往锅里喂一点，引导着豆浆一点一点地往豆腐变。豆腐渐成，豆香愈烈，不规则的米白让人浮想联翩，没凝成豆腐的地



句芒云路

方，咕咕噜噜冒着热气，浆水鼓圆，旋转起舞，绽开，又鼓圆，又绽开，一道道能听得见欢乐的涟漪。

起锅。一层豆腐锅把海水褪后留下的珍珠，惹着人的眼，迫不及待铲起送入嘴中，滋滋作响，此前所有的辛苦都已告慰。等二度回锅，油盐葱姜蒜，只不过是锦上添花，花上再添锦。

重庆市，酉阳县，李溪镇，鹅池村。放假暑假了，女儿带三两同学来家里玩，年龄相仿，说不完的话，唠不完的嗑。

家里没什么像样的吃食，要完成一场热情而又又不显酸的家宴，豆腐必须上阵。豆是自家种的上好黄豆，颗颗饱满，有着低调的黄。女人将豆腐做成的过程，似乎与其他地方、其他女人一样，并无出奇之处，但当灶上悬挂的木支架被派上用场，便画风突变：滤豆浆的白纱布的四角，分开系在支架上，天然形成一个结实的过滤网兜，温热滚开的豆浆舀在上面，网兜中央受重力下坠，但不担心掉落，其弹力、承受力都在计划以内，可以放心大胆地做接下来的事情：把豆渣隔离在网面之上，让浆水

滤到网面之下。干净，卫生，还把双手解放了出来。女人轻轻摇动支架，就像在摇晃一个摇篮，专门给豆浆做的摇篮。

一大钵白豆腐做成，上桌成菜，清汤白白，素朴动人。抓一把干辣椒烧糊，调成糊辣椒蘸水，不是荤菜却更胜主食。主客俱欢，大快朵颐，女人长松一口气，看着女儿与她同学们年轻快乐的笑，累并欢喜着。

蓼泉镇枇杷村的女人是我的母亲。李溪镇鹅池村的女人是我的闺蜜的母亲。当我写下她们做的豆腐，一个已经白发苍苍，一个患上阿尔茨海默症。

我母亲头发的白日渐逼豆腐的白，闺蜜母亲不知道还记得当年那餐在我们心中的人间美味。

